

歌 剧

父子之间

舒 劍、胡 沁等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內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兩個劇本：“父子之間”反映在農業合作化過程
中父子間關係的新變化；“胡祥求親”表現了兩個農民的愛情
生活。

這兩個劇本，寫的都比較生動、活潑。

目 录

父子之間.....	舒 劍, 刘玉佩, 龚庶政作 (1)
胡祥求親.....	胡 沫作 (19)

父子之間

(歌 剧)

舒 剑、刘玉佩、畢庶政作

地点：山东某农村。

时间：一九五六年秋收时候的一个中午。

人物：于永奎（奎）

于大娘——永奎妻。（娘）

于文福——永奎子。（福）

玉 珍——文福妻。（珍）

刘常喜——生产小队长。（喜）

景：于永奎老汉的院子。台左侧是住屋；窗外有石条，石条上放着水桶。台中是一道篱笆，一直延伸到右侧。篱笆门的外边，有一棵粗大的槐树。隔着篱笆可以望见远山，田野。

幕启时，于大娘正在向远处望着。一会儿，回头失望地叹了口气。

娘：咳！（唱一曲）眼看天色到正晌，午饭没做心里慌。

缸里没有一滴水，自己想挑挑不上。

〔提起沉重的水桶，又放下。

人家的日子过得强，俺家的日子真窝囊。

只因参加合作社，父子分家把和气伤。

家里的营生我做不了，老头子天天在社里忙。

恐怕他回家又发火，我只得挑水走一趟。

〔文福、玉珍、常喜从田里回来，路过篱笆外，看见大娘在拿水桶，常喜急推文福、玉珍，让二人躲藏起来。他自己进院。

喜：哎呀！大娘，你去挑水呀！这么大的桶，你哪能挑得动呢？
来！我给你挑！

娘：常喜，你大爷干活累的要死，他还动弹哪？你可没见这两天，动不动就朝我撵打打的，真不能和他过了。

喜：哎，不能和他过了，离婚嘛！另配个老伴！

娘：看你！还是那么贫嘴，我要离开他呀，哼！这不是吗？儿子不管他啦，老婆子再跟他离婚，那你大爷真是哭掉鼻子也没处找“笊篱”捞啊！

喜：大娘，春天你们家闹的那么凶，文福没法子才出去自己过呀！大娘，你说分家能全怪文福吗？

娘：常喜啊，春天分家事提不得了！

喜：大爷的脾气就是暴啊！扯下脸来，十枪戳不透；来了火比放大炮还凶！

娘：（唱一曲）当时他俩闹翻了天，父亲撵儿子出家门。

他爹炕上泼口骂，文福地下不开言。

喜：好了好了，别说这些啦！大娘。我亲眼看见了嘛！不信，让我学个样儿你看看。（蹦上石条）大爷立在炕上，手拤着腰，嘴里骂着：“给我滚！滚到天边算你有本事！想拿我的地入社，这比登天还难！滚！你入，入了社一輩子别进我的门！”

——哎呀，我的天哪，那嗓门儿，把墙震得都乱颤哪！

嘻！大爷也真把话说绝了。（学样）“哼！叫我入社，割了脑袋也别想！”嘿嘿，话说出来没过半年，看人家社员分的麦子一麻袋一麻袋的，他也眼红了。你看看，他现在入社了，可是脑袋还是在脖子上直转转哪！

娘：他的脑袋不知掉了多少个啦！咳……

喜:大娘,別喘粗氣呀!

娘:家里家外,缺水少柴的,过这样日子叫我心里怎么能慰貼呀!咳!文福、玉珍……

喜:大娘,文福、玉珍都真想回来过,前日玉珍不是还給大爷做了双鞋嗎?你也該劝劝大爷呀!

娘:天天來家扯着个驅臉子,象誰該他八百吊似的。我才不去找他的沒趣哩!

喜:大娘,那么还能老是这样过下去嗎?

娘:咳!你也別說了,我得挑水去。

喜:大娘,給我去替你挑。(接过水桶)你先去拾掇拾掇鍋吧。

娘:可要快点啊!常喜。

[大娘进屋。喜挑起水桶。

喜:(唱一曲)一根扁担挑在肩,一条妙計上眉尖。

要叫大娘全家和好,要叫大爷全家喜欢。

[常喜挑桶出院。用手勢招呼文福和玉珍,示意叫他二人进院。文福、玉珍悄悄进院。常喜下。

福:媽!

娘:(出門)啊?文福……玉珍,你們可真忘了你媽啦……。

福:媽?

(唱二曲)自从分家到現在,把爹娘时刻挂心上。

怎奈爹爹太无情,見了为儿不答腔。

娘:文福啊!

(唱一曲)你爹的脾气太剛強,你不能和他一个样。

珍:媽!

(接唱)咱年輕不懂家务事,侍奉老人不周詳。

娘:(唱)儿媳你說那里話,分家全怪你爹和媽。

事到如今后悔晚,你們赶快搬回來吧。

福：媽，我早有心这么办了，就是怕俺爹不願意。

娘：你不知你爹那个脾气嗎？他心里愿意了，嘴上也不愿意說呀。咱们慢慢开导开导他吧。

福：对！媽，就这样办！

〔常喜时而在大树后探头望望。

娘：看，我倒忘了，你們還沒吃晌飯吧？常喜还没把水挑回来，飯還沒做哪！

珍：媽，你不用做啦，今儿就到俺那儿去吃吧。

娘：你爹他能去？

福：我來請他老人家。

娘：來請吧！看看不把他羞死。

〔常喜突然跑上。

喜：糟啦！糟啦！井掉桶里去啦，井掉桶里去啦！

娘：啊？！井掉桶里去啦？

喜：不不……桶掉井里去啦！

（快板）剛才我，把水拔，誰知井台溜溜滑。

摆滿一桶往上提，嘆哪跌了个“仰磕沙”。

爬起一看担杠勾，悠悠蕩蕩桶沒啦。

勾起这桶再來拔，誰知一對掉下倆。

咳！大娘啊，這頓飯你是做不成啦！

娘：快撈上來吧；要不你大爷回來，又要冒火啦。

喜：我就去撈。怨我，怨我！我借勾子去。

娘：不撈上桶，這頓飯是做不成了。

珍：做不成正好，到俺哪儿去吃，媽。

福：咱们趁着吃饭的工夫，和爹商量商量合居的事儿。

娘：你爹呀，他怕是沒臉去吃飯的啦！

珍：爹要去不去俺就送来！

意說

娘：好！你們就過來，看他弄个什么景儿！

福：媽，我們走了。

娘：嗯。

②〔娘送二人至籬笆門口。〕

珍：哎，媽，我給爹做的那双鞋，他穿着合适不合适？

娘：我還沒給他啦，我得氣氣他。真是人家待他一百個好一千個好，也換不了他一個好。

珍：你快給爹穿穿看看，要是不合适好另做一双，料子也現成。

娘：好啊。（望着二人的背影，回忆，感慨地）孩子沒有錯啊。都怨那個老不死的！唉！

（唱一曲）文福玉珍有孝心，只怪他爹狠心人；
又怨自己主意錯，鬧得一家兩离分。

〔隔着籬笆望着，忽然發現奎，惊異地。〕

娘：好，他回來了，我也拿個臉子給他看看！

〔大娘坐在石條上。常喜躊躇地走上。看了一下又退下。〕

〔于永奎右手提着镢头，左手拿着镢把，气呼呼地走上。〕

奎：（唱三曲）天不晴，連阴雨，事不順心生悶氣。

春天單干收成少，誰知入了社也不如意。

（見娘）你這……

娘：（沒好氣地）我，我正等着你呢！你怎么才回来？

奎：（唱三曲）剛才在南泊刨麥地，組長說我不賣力。

誰叫這镢头找別扭，刨一镢就得釘一氣。

（將镢头狠狠地摔在地上）快！拾掇飯吃！

娘：吃飯？還沒做哪！

奎：沒做？你在家干什么了？

娘：缸底朝上，你叫我拿什么去做飯？

奎：哎！你朝誰發脾氣？沒有水你不會去挑嗎？

娘：去挑？我挑得動？（搶白）你一個外頭人不挑，叫俺娘們家……

奎：他媽的，別說啦！（找桶）水桶哪？

娘：（不語）

奎：又借給誰啦？好哇，你倒成了當家作主的了！那是我花十五塊錢打的上等鐵的，你借給人家磕壞了怎麼辦？

娘：誰借給人家啦？

奎：那麼哪儿去了？

娘：掉井里去啦！

奎：啊？！好啊！

（唱三曲）猛聽說水桶掉井里，心里又疼又生氣。

牲口土地都入了社，只剩下這對好東西。

（白）還不快去撈！

娘：我不撈！誰叫你不挑水！不用我挑水，桶不是就掉不到井里去了嗎？

奎：好！你還排我的不是！

娘：你叫別人說說，這是誰的不是？

奎：好好好，我先去借擔桶，（回头找擔杖）擔杖哪？

娘：都掉到井里去啦！

奎：啊？連擔杖都掉到井里去啦？

（唱三曲）我不管水桶和擔杖，今天晌午我要吃飯。

等會你若做不好，看我把您砸不爛！

娘：你還能吃了我呀？

（唱四曲）巧媳婦難做無米粥，缸里沒水怎做飯？

奎：（唱）我肚子餓得唧唧叫，你成心餓死我老漢！

娘：（唱）那個男人象你懶？那個男人象你閑？

懒的水都不去挑，闹的吵嘴才舒坦！

奎：（唱）早起不等公鸡叫，晚归只把星星看；

社里劳动忙个死，来家还得把活干。

娘：不爱干就不入社，谁叫你入社找这场子难看哪！

奎：你……你他媽的，那阵子你催我入社，看，这阵又說这样話！合作社好嗎！要不我怎么能答应！

娘：好，好你可嫌累！要不分家，一家人过的可多好。

奎：哼！文福那个兔崽子，他早不認得他爹了。

娘：（唱四曲）儿子文福多和善，街坊鄰居都称赞。

他想回家重和好，又怕你生气有意見。

奎：他想和好？你可知道在社里他給我提了多少意見哪？什么鋤地不好啦，干活不积极啦，專門揭我的短，跟仇人一样。

我硬是叫他把名誉敗坏了。

娘：（唱四曲）天凭日月人凭心，文福不是不孝人。

不怪自己長的丑，光怪人家样不俊。

奎：你还說！看天什么时候了？下晌还得下地呀！去晚了又得挨批評。告訴你，我去捞桶，你上他二嬸家舀瓢水把饭做好！

娘：你捞桶？等你捞桶那桶早爛掉底儿啦！人家常喜早捞去啦！

奎：常喜？你怎么找他挑水？他又要找我——我出去一趟。

娘：你上哪儿去？

奎：我爱上哪去就上哪儿去！你还要管着？

娘：回来！看咱这日子过的，你也不着急！

奎：我不急，我的火儿都窩在心里呀！我不急！

娘：等会儿文福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奎：我……个兔崽子，他来干什么？

娘：你这狠心的老骨头，你不看着大人，也該看着孩子啊。王珍一下地，把宝儿扔在别人家里，叫别人看着；你说踩着碰着了，可怎么办？你怎么忍心哪！怪不得人家都叫你是“老山狸子”了。

奎：你说我不亲孙子？你知道，自从分了家，我做梦都抱着小宝儿。什么话都别说了，赶快做饭吧！

〔正在这时，常喜提着一桶水上。〕

喜：大爷，不是冤家不碰头，嗨！什么话我猴头全知道啦！想孙子就和好吧！

奎：你这是干什么？凭着咱干部偷听人家说话。

喜：大爷！改改你那牛脾气就抱上孙子啦！

娘：（唱四曲）常喜说话有道理，你要改改牛脾气。

奎：（唱）还不快去做晌饭，要你在这胡噜噜。

娘：（唱）我也不说也不做，今天就要饿死你。

喜：（唱）大爷大娘不要吵，饺子面条在等着你。

奎：等着我？什么饺子面条？

喜：大爷，晌饭在你家是吃不成了，到文福哥那儿去吃吧！人家想着和好，特意备下了好饭。

奎：哼！当初分出去，是他自己甘心情愿！如今可尝了当家的滋味了。想和好，那知我还不想和啦！

娘：哎呀，这么大岁数还说这没有影的呐！你撵文福出去，孩子没央告你吗？

喜：去吧大爷，不吃饭怎么能行呢？

奎：去？割了脑袋也别想！

喜：大爷，你要不去，说不定文福哥要来请你呀！

奎：他来请你？他眼里还有我呀。分家那个时候，见面理都不理我。那时候是我落后，不进步；可是我入了社了，他拿着

我还象八辈子的冤家一样。锄个草也说说，刨个地也说说，他爹就没有一点顺他意的地方。从分家，他打我门口走了几趟，来了几遭？他眼里还有他爹？

喜：哎呀，天哪，说这话多没良心哪！好！

〔大娘急转身进屋，拿出一双鞋，伸到奎面前。〕

娘：你看！除了儿媳妇谁为你操这份心？人家不來，來一百趟你知道啊？你是个老虎啊！人家怕叫你吃了，敢見你？

喜：大爷，换上这双新鞋就去吧！还非等文福哥来請不可嗎？

奎：他請！他能請，我一步一个头，直磕到他門口！

喜：好，大爷，那你就等着看吧！

〔奎覺得这句冒失話既坏了，就想趁机溜走。一眼瞅見地下的镢头。〕

奎：常喜，你是干部，生产要紧哪。我得到木匠組修理修理镢。

喜：大爷，一会儿回來呀！

娘：你不吃饭啦？

奎：气就气饱了，还吃饭！

〔奎气鼓鼓地走出去，剛要出門，迎面碰上文福。〕

福：爹！

〔奎僵硬地停了一下，轉头就走。〕

福：爹，你的晌饭不是沒吃嗎？到我那儿去吃吧！

奎：不用啊！

〔奎走下。这时常喜攢上去，把他扯上来。奎无可奈何地被扯进院子。〕

喜：大爷，你別走，回来说說，你心里到底是怎样的想的，大爷！

奎：常喜，我去釘骡牙，耽误了生产你負責呀？

喜：我負責！大爷，你不吃饭，饿着肚子怎么干活啊？

福：爹！

(唱五曲)人是鐵，飯是鋼，吃飽飯才有力量。

爹爹喜欢吃面条，鷄蛋肉丁滲湯。

喜：大爷，人家文福給你做的面条啊！大滷面可真香快去吃吧！

福：(唱五曲)吃完这頓和好飯，合居的事情慢慢談。

儿子对你照顧不周，我知道爹爹有意見。

喜：大爷，文福向你檢討哪。

福：(唱五曲)自从春天分家后，我只顧自己这一头。

爹爹受了不少苦，我这心里不好受。

娘：文福啊，你爹是木头人呀！个死老头子(向奎)，你不去呀？

我可得去啦。我得去看看孙子！

福：爹，以前我也不对，我常这样想：分家你愿意，你有劳动
力，还餓着你了？爹，我现在知道了，这想法不对，儿子还
能不管老的嗎？爹，看看如今不同姓的都参加了合作社，
跟一家人一样，咱父子之間还是这样，多叫人笑話……

奎：(抬头看看)……

福：割麦子的时候，你入了社。那时候我想咱们赶快搬在一起
吧。可是提一提你就当头一棒子，叫我一辈子別进家。爹，
你说……

奎：(气愤地)是你爹該杀，你爹該死，錯都是你爹的！

喜：大爷，文福哥說的对呀。你？

奎：我怎么啦？在地里，人家队长組長不說話，他倒紅起臉來
挑我的毛病！哼，我鋤的不好，(向福)你还是我种的粮食
把你养活这么大的呢！

福：爹，你不好好干活誰也一样批評！

奎：好个冤鬼子，还嘴硬。我揍死你……

〔奎上前打，喜拉开。〕

娘：天哪，你們爷儿俩是前世的冤鬼托生，抬不夠的杠啦！

喜：大爷，文福哥都亲自来要求和好了，你怎么还是那么大的火性呢？大爷，坐下消消气。

福：爹，这些事都过去了。咱不提它。我看还是搬在一起过吧。

奎：搬在一起！我看你这个儿子有出息。是好样的还是自己过，别央告天祷告地的，又要合起来过。

〔奎说完欲进屋。

喜：大爷，别进屋，我常喜说个道理你听听。

(唱五曲) 大爷想过好日子，先要有个好家庭。

父子二人和好了，生活定能向上升。

儿子媳妇去干活，大爷做个轻营生。

大娘哄着小孙子，全家老少笑盈盈。

大爷，那强似现在过这个窝囊日子啊！

娘：个死老东西，你听见没有？

奎：说的比唱的好听。我呀，摊这么个儿，一辈子也别想过那样日子！

娘：文福不好吗？你凭良心说！

福：爹！

奎：咳，都别说，我的头痛。

喜：大爷，你不吃饭啦？头痛也得吃饭哪。行啦，我讲个情，快跟着文福一块去吃饭吧！下晌还要干活哪！

奎：我不吃！

〔玉珍端着两碗面条上。

珍：爹，吃吧，给你送来了。

奎：(一惊) 你们别再罗嗦了。头痛。不吃，不吃！

〔奎进屋，珍跟进。

福：哼！

喜：大娘，你去劝劝他吧！大爷他心里想好，可是嘴上不服输

啊。

娘：哼！我还去受气？玉珍，咱走。我得看看小宝去。（下）

珍：（从屋后端饭出来）好啊，媽，他在王大娘家。（向喜、福）

他老人家还是生气。

喜：文福，你去！

福：算啦！象我爹这样脾气，一辈子也好不了！

喜：哎，这是你家庭幸福的事，怎么能算了？去！去！

〔文福端饭进屋。屋内声。

奎：不吃，不吃，你的饭倒给狗吃了，也比我吃了强啊！

福：爹，吃了下晌好干活啊！

奎：你想下毒藥藥死我嗎？干活就是磨洋工，我还干什么活儿！

〔福气愤地出来，放下面条。

福：走！管他！

珍：咱爹的脾气咱也知道，慢慢来吧，以后你这个急性子也得改改！

福：哼！我看干脆外甥打灯笼——照舅。各过各的吧！

〔喜从窗前走过来。

喜：哎，什么，什么？又上来小脾气了。忘了嗎？

福：什么？

喜：完——成——忙——务！

福：（看了喜一眼，笑了笑）……

喜：来来来，咱们商量商量。（向屋里）大爷，俺们走啦，下晌你可早点上工啊！

〔常喜把奎的鐵拿下。福也下。珍走到门口，忽听屋后有摔鍋砸盆声和罵声，又停下。

〔奎气鼓鼓地从屋后出来，口里咕噜着。

奎：他妈的，鍋比漆的还亮，连个飯渣渣都没有！咳！

〔一眼瞅見媳妇站在一邊，局促地坐上石凳。〕

珍：爹，別生氣了。爹不是還沒吃飯嗎？把這兩碗面條吃了吧。

爹，不夠還有，爹……

奎：我不餓，我不吃。

珍：爹，對自己的兒子媳婦還用生這麼大的氣。

奎：我生我自己的氣，都怨你爹不好。

珍：爹，俺也有錯，剛才文福不是都檢討了嗎？爹，你還是吃了吧，不要餓壞了。

奎：（看看媳婦，手足無措地）你放在那兒吧！

珍：爹，你快點吃吧，一會飯就涼啦！

〔玉珍看了看奎，滿意地下場。〕

奎：咳！

（唱五曲）兩碗面條擺面前，老漢心里無主見。

吃下面條要和好，想起來實在丟臉面。

〔奎看看面條，端起來，猶豫了片刻，又放下，結果還是狼吞虎咽的吃起來。〕

〔奎吃完面條想把碗送屋里去，走到門口，想了想又回來，放在原地。一眼瞅見石條另一頭放着的鞋。他拿起來仔細端量，拍拍灰，送到屋里去。常喜悄悄進院，當老头從屋里出來的時候，常喜老鼠似的溜出去。〕

奎：（唱五曲）看看日頭已偏西，收拾收拾下地去，

快把鋤頭去釘好，省得別人把意見提。（找鋤）

（白）他媽的，人要倒霉了到處碰刺兒。鋤也沒有了。又不知是那個混賬東西給我拿去了！

〔常喜拿着釘好的鋤上。〕

喜：大爷，你怎麼背後老罵我？

奎：你，你釘好啦？

喜：大爷，你下晌还干活儿嗎？

奎：不干活吃什么？

喜：你吃饭了吗？

奎：（不语）

喜：不吃饭可不行啊，大爷。（故作大惊）啊？可了不得了，两碗面条让什么给偷吃了！

奎：你们都存心要戏我呀。常喜，你是个干部怎么也……我……我得下地去！

〔娘抱小孩上。〕

喜：大爷，文福说了，让你下晌在家歇歇，不用下地了。好啦，我得走啦，大爷。

〔喜拉了拉大娘，让她趁机劝说。〕

娘：怎么啦，象个打愣了的鶴似的。大伙都为你这个老东西着急呀！是你不叫儿郎回来，儿郎那一点地方对不起你？来，小宝儿给你，我给你再烙点饼！

〔大娘把宝儿交给奎。奎亲着笑着。娘进屋。〕

〔这时常喜探头望奎，又招手叫文福、玉珍。三人在篱笆外一同微笑地望着奎。〕

〔奎亲着宝儿，见娘从屋里提出一个空桶来。〕

金：哎，我该去捞桶啦！那一个……

娘：我看什么你也别干，抱着孙子去想吧！（说完进屋）

〔奎抱着宝儿踱着步亲着。文福提肉玉珍拿韭菜悄悄上。〕

珍：爹！
福：

奎：（羞愧不已，恨无地缝可入）你俩……

喜：（提着水桶跑上）大爷，桶捞上来了。

〔众笑。娘闻声出門。奎更加羞愧。在笑声中幕落。〕

“父子之間”曲譜

1=F 36

一 曲

娘唱：眼 看 天 色 子 生 我 不 的 子
 人 家 的 日 营 生 我 得 了 了
 家 里 的 的 营 我 做 了 了
 (3) 2 3 2 3 | 2 1 | 2 | 3 2 | 3 |
 漫 日 天 做 子 天 在 社 里 忙。
 6 . 1 5 | 1 1 | 7 . | 6 . | 5 . (6 7 . | 6 7 |
 一 合 又 滴 作 水，
 合 又 作 社，
 5 1 6 5 4 3 | 2 (2 3 2 3 | 2 | 1 | 2 |